

短宣、中宣及長宣的關係

哥頓

今日的普世宣教事奉上，必與短宣及長宣有關。筆者從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參加短宣，到現在成為前線的長期宣教士，箇中有些特別經歷，盼望與華人教會分享。

一、短宣體驗與訪宣

一般而言，華人教會所舉辦的短期宣教事奉，皆在兩週之內，這種事奉有稱為「訪宣」。大部分差會都將兩週以上至兩個月左右的宣教程程，稱為「短宣」。訪宣與短宣的目的，通常是了解宣教工場、初步接觸宣教群體或往前線關懷宣教士。這些事奉很有價值，對前線工場是一份支持，對短宣的參加者也是生命的突破。二十多年前，筆者首次參與的訪宣地區是台灣。當時認識了多位宣教士，他們的生命見證及事奉心志，成為我們所有隊員的激勵，實在非常寶貴。我們全隊肢體中，後來有數位奉獻成為傳道人及宣教士，可見主使用這短宣經驗，感動多人看到禾場上的需要，最後獻身事主。近年我們重聚回憶時，也回味著當年的短宣事奉點滴。

但訪宣與短宣也有他的限制，由於是短期體驗關係，大多數對跨文化課題沒有很深入的了解。近年參與短宣的人數增多，參與短宣的肢體有時未必帶著強烈學習宣教的心志，他們對宣教工場沒有委身的準備，只是帶著一份新鮮感，往異地嘗試新事物，遇到難處可隨時迴避；就算在跨文化事奉中有難處，也期望一至兩週後撤離，返回原居地，難處也隨之消失。倘若教會或差會沒有跟進(follow up)，短宣參加者很少能在宣教路上成長，短宣只帶來一時的興奮，沒有長期的果

效。

除了參加者外，短宣的安排也應注意對宣教士

及宣教工場的影響。近年，因為交通的便利，出門往外地早已不是新鮮事情，加上資訊發達，信徒對某些國家的狀況有基本了解，甚或曾到訪當地工場。這本應是美事，但少數不成熟的短宣參加者，可能因此對宣教士有特別要求，渴望增加走訪不同地點，對行程安排頗有意見。筆者過去數年在以色列地參與猶太人福音工作，那地方本身擁有多個著名旅遊點，所以，很多短宣隊期望參觀不同景點。這些期望是合理的，但最好是在旅程開始前已預先計劃，若到達當地後才建議加插，在行程及事工安排上會有困難。筆者過去五年在以色列地事奉，平均每年接待三隊短宣隊，眾多肢體的關懷及同心事奉，使筆者在前線工場的事奉得著鼓勵。縱然，安排短宣隊的食宿交通過程複雜，有如旅行社一般的服侍(宣教士是義務的)，但有肢體探訪，並一同合作事奉，確是一件美事。

近年，北美一些宣教研究顯示，教會花費在短宣的開支，已大幅超越支持長期宣教士的預算。這情況似乎反映了一個本末倒置的現象，教會內大批會友參與兩週左右的「訪宣」體驗，但到頭來，有人願意獻身於長期宣教事奉，可能教會卻難以承擔那筆支持的費用。華人教會內，對這方面財務開支比例的研究，未有宏觀的具體



數字，但支持訪宣與長宣的比例，確實需要作出檢討。否則，長遠來說，透過短宣體驗作宣教教育，未必實際上能產生及支持長期宣教士。

二、中期宣教參與

在短宣與長宣之間，有些差會安排一些為期約兩個月至一年的中期宣教體驗。這些宣教參與，通常是給實習宣教士或預備作長期宣教前的最後工場探訪。筆者在往以色列長期宣教事奉的前一年，也曾到當地參與這類中期宣教體驗。這類事奉需要事前有周詳的籌劃，最理想的是得到一個差會的支持，加上工場主任或資深宣教士的督導，否則只是個人或一個家庭在宣教工場上停留數個月，很容易缺乏事奉方向。那次「中宣」，恰巧遇上差會的全球同工退修會，兩百多人聚集於以色列，筆者有機會與多位同工認識及相交，實是寶貴的經驗。那次旅程，也得以安排與差會的國際總幹事、以色列工場主任及當地同工有多次的溝通機會，對筆者和家人在一年後真正踏上工場有極大的幫助。

筆者出發前已經與差派及支持教會分享，那次的體驗是我們一家往長宣前的一次「演習」。這對支持教會也是一個學習，因差者與傳者都需要在宣教士正式踏上工場前來一次模擬事奉，邀請差傳部委員、教會牧者等領袖，與宣教士一同參與這「中宣」事奉。有了這種伙伴關係，才能在「各就各位」的宣教處境裏，大家一同實習。

當年的中期事奉，對我們家庭，真是有「演習」的功能。我們一方面與同工們作事奉的具體安排，另一方面，也在不斷搜集資料，向支持教會及差會匯報當地的住屋情況、子女教育安排、簽證事宜與各樣生活開支等。在旅程中及回港後，可以有多項具體的數據與例子，分享當地事奉需要面對的事情。筆者更向主禱告，讓那次的「中宣」成為一次演習，不料，神真的給我一個難忘體驗！

我們一家抵達後數天，一歲大的兒子發高熱至104度，豈料那天是安息日，耶路撒冷幾乎全

城關閉，交通停頓。在這陌生的跨文化場景中，往哪裏去找醫生呢？幾經艱苦尋覓後，帶孩子往醫務所診治；回家休息時，兒子又從床榻上跌下來，傷了額頭；我們夫婦二人不知所措，只有禱告，倚靠主經過。然後，休息了數天，孩子退了熱，我們一家稍為外出，休閒地喝杯咖啡，怎料兒子被咖啡店內的一隻蜜蜂螫了一下指頭，他頓時大哭，我們也為此傷心難過。回家後，孩子睡覺休息時，終於有機會安靜下來，在主前禱告。筆者看著額頭破損、手指紅腫的一歲大兒子，心裏難過之餘，也頓然想到我們來此地前的禱告，「這是一次演習」。當我反思何以有這麼多的衝擊臨到？在禱告中，主向我發出挑戰：「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？」「你真的願意來此地作長期宣教麼？」那數小時安靜禱告，思想前路的宣教挑戰，令我畢生難忘。經歷整個旅程，我和太太再禱告兩個月後，一同向差會及教會回應我們願意踏上宣教路。

總體來說，這類踏上工場前的中期宣教參與，有助宣教士思考實際的代價，縮短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，對決定作長期宣教士之前有較全面的了解與準備。而差者與傳者有了這種「演習」的經驗後，再作出溝通及事奉調整，對建立宣教伙伴之間的默契有莫大的幫助。

三、長期宣教與委身

今日長宣事奉的長短，通常是以一期為單位，每期約三至四年。今日，絕大部分的長期宣教士都曾參與不同程度的短宣，對要前往的宣教工場有基本了解，這種漸進作長期宣教之模式值得肯定。因為當一個宣教士候選人，在



參與短宣的過程，他可以與差會及當地同工配搭事奉，有建立默契的機會。畢竟宣教事奉是人的工作，需要團隊來配搭，縱然有些工場的團隊關係較疏離(通常是因地方大而分散的緣故)，但總較沒有同工團隊好。那麼，當長期宣教士踏上工場後，他也應盡量在百忙中抽時間接待短宣隊。

這種接待可視為宣教教育，向關懷宣教的肢體傳遞異象，特別在一些華人教會較陌生的工場，如非洲及中東等，接待短宣成了推動宣教的良機。另一方面，從實際角度考慮，宣教士也需要拓展支持網絡、籌募事工經費，除了是個人的需要外，有時候也要為工場的新事工項目(new ministry project)尋覓支持者。倘若長期宣教士在前線事奉多年，當地教會仍只屬於雛型，就難以在財政上成為宣教士的支持。所以，短宣隊的來訪確實是一個好機會，宣教士可以分享工場最新的異象與需要，盼望主感動短宣隊肢體，成為宣教士或宣教工場在財政上的支持。

筆者留意到近年宣教士的預算，因為加上各種保險、退休安排等而提高了，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，因大部分差會已作出全面的財務安排，支持宣教士各方面的需要。但問題是，當差會及宣教士訂出較高的預算時，差派教會未必能全數承擔，特別是一些宣教士家庭，因為子女的教育開支，有需要訂出一個較高的預算。筆者曾於教會牧會、宣教機構事奉，而如今又是前線宣教士，很明白各個單位也有自身的經濟考慮，願意我們專注仰望賜恩典的主，賜給我們一切所需用的。在北美，筆者有一些神學院同學，本是很有宣教心志，有美好的事奉生命質素，卻因為支持教會不足以支持他們家庭需要，最終不能踏上工場，要留在美國本土事奉；類似情況可能日後也會在華人教會當中出現。

宣教士可能因籌募經費不足而難以出發，又或在外地事奉一至兩期後，支持教會未能負擔經費，所以宣教士必須在述職期間及接待短宣隊過程中，積極傳遞異象，開拓支持網絡，否則，有

可能因為經費不足而折返原居地。這種情況是真實出現的，最終宣教士可能分享這是主帶領他們離開工場，未能延續宣教夢。

在神學院時，宣教系老師曾提醒我們，天主教的傳教士在生活與事奉上相對簡單得多，神父與修女是單身，沒有兒女，這背景與基督教宣教士家庭相比，在支持與關懷的考慮上有很大不同。當然，筆者不是鼓吹獨身主義(筆者有妻子及兒女)，只是關心長期宣教士肢體的需要，特別是那些加入信心差會，而非宗派差會的，我們必須建立穩固及廣闊的支持者基礎。信心差會的同工，可以是普世教會和推廣與動員的對象，但從另一方面看，不像宗派差會那樣有穩定的基本支持網絡。總而言之，一方面要多禱告，憑信心仰望主的供應；另一方面，也要努力開拓支持教會網絡，信心與行為是並行的，缺一不可，而接待短宣隊是其中一個途徑。

總結

在宣教路上，有些肢體會表示忽然領受到聖靈的啟示，要往某工場事奉，然後申請差會，要別人接納他們，並向教會分享異象，要得到別人的支持。筆者並不否定聖靈可以賜下強烈的感動與異象，叫某人往特定的宣教工場服侍，但如果那位同工完全沒有經過短宣或中宣的步驟，而即時申請作長宣事奉，差會與教會可能皆未能「消化」那位同工在主面前的領受。筆者完全支持近年大力鼓吹的青年宣教運動，但我們鼓勵年青人盡快上工場之餘，也不可忽略需要有配套的安排並確認宣教呼召的程序，免得造成不必要的傷害。而參與短宣是其中一環，讓各單位有所準備，使這差傳鐵三角關係得以穩固建立。

但願賜下大使命的主，繼續呼召與差派華人同工，往普天下去，傳揚福音。

(作者為選民事工差會國際事工宣教士)